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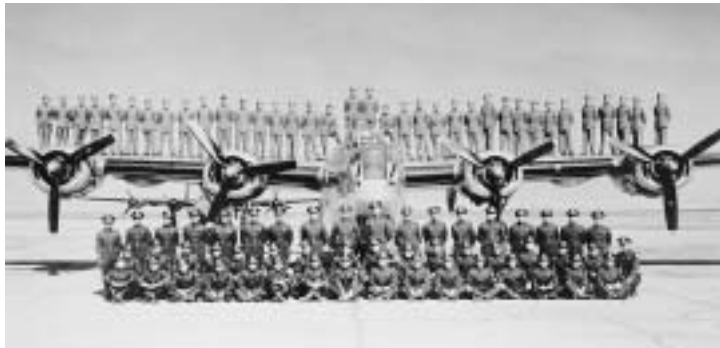
空軍特戰史之黑蝙蝠中隊(三)

前黑蝙蝠隊員朱震口述
 晞文整理編輯

轟炸歲月——空軍第八大隊

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十三日，我奉派至新竹第八大隊第三十五中隊任中尉飛行官。進入八大隊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，一個富有傳統歷史的作戰部隊、充滿傳奇性的英雄人物及各個高頭大馬、威風凜凜的老教官，對於剛從官校畢業進入轟炸機世界的我來說，感到相當榮幸與期待，更不自覺地想盡快完成訓練，成為隊上的一份子，共同肩負起轟炸部隊的光榮任務！

空軍第八大隊成立於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年），主要負責抗戰後期及國共內戰時期的轟炸任務，後於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三十日裁撤，期間該大隊在美國的軍援下接收了B-24M重



八大隊老三十組教官於美國受訓、接機時的大合影。

型轟炸機，而我空軍亦於民國三十二年派員赴美接受B-24M新機訓練，這批赴美接機回國的三十組教官，在隊上大家都尊稱他們為「老三十組」，且都是前期的大學長，與我們相差了十幾期，個個也都是塊頭高大，英挺帥氣，令人羨慕！

而我自民國四十二年至八大隊報到後，一直到四十八年六月三十日，因曾擔任ECM(Electronic Counter Measure)電子偵巡任務，而奉調以後所謂的「黑蝙蝠中隊」，繼續執行此極機密的電子偵察任務，並於民國五十五年外調國安局，支援中華航空公司越南的特種任務。在這十三年多的時光中，經歷了一生最難忘的歲月，無論是那些在任務中犧牲的戰友，還是每次

任務中砲火四射的場景！

我派任黑蝙蝠中隊前，在八大隊到拖靶中隊的六年半期間裡，以執行任務的性質來區分，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，茲分述如后：

第一個時期以執行偵巡轟炸任務為主，我在到隊後即接受B-24M重轟炸機的訓練，並於翌（民國四十三年）年完訓單飛；但訓練過程中，曾發生一項意想不到的小插曲，就在我們即將結訓前，隊上曾為了我們召開訓練檢討會，楊湧濤大隊長開宗明義即詢問我們：「八大隊是轟炸部隊，歷年來都是以高個子為主，你們個子較為瘦小，是不是適合飛這種大型飛機？」，當時我聽到大隊長說完，心中有不同意見，便舉手報告，我說：「報告大隊長，B-24M型機所需要的飛行員，因座艙設計，身高規定在一百六十至一百八十分之間，無論是



當時八大隊所使用的B-24M重轟炸機。

太高或太矮都不合格，但即使是只有一百六十公分，也是在可訓練的範圍之內；而就飛機的操控技巧來說，只要在蹬滿舵，抱滿桿時，能夠使用煞車，即合乎要求，不過目前所面臨的問題，只是因飛機老舊，座位上的墊子需要更換而已（這是我在飛AT-6時的經驗）。」，大隊長聽完後，也認同了我的說法，不再對我們的技術有所質疑。最後，大家也在齊心努力的學習下，順利完訓並陸續單飛了。而我除了順利完成B-24M單飛外，也於同（民國四十二年）年七月五日完成PB4Y-2S單飛訓練，並可擔任正駕駛職務。

以飛行員訓練的流程而言，完成訓練單飛後，尚無法執行作戰任務，並須以見習官的身分坐在觀察員位置，接受副駕駛的訓練，並經考核及格始可取得資深副駕駛的資格；擔任資深副駕駛須具備飛機起落的基本能力，並協助正駕駛指揮全機任務。之後，經多次訓練方能成為資深副駕駛，與資深正駕駛搭配，最後才能完成正駕駛訓練，取得擔任作戰任務的資格。過程中，我們會與不同的帶飛教官搭檔，也就是說每位教官都是我們的考核官，他們會在飛行結束後向部長報告每個人的訓練概況，並檢視我

們每一次訓練的成果，以及是否有資格成為可以獨當一面的作戰機長。

我想，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，就是在如此嚴謹的訓練、考核中成長、淬鍊，並得以在兩岸戰雲密布的年代裡，憑藉著穩定、沉著以及膽大心細的飛行素質，圓滿達成艱鉅的作戰任務。當時，因轟炸機具備機械、領航、雷達、及射擊、空投等人員及裝備，適合在惡劣的天候及夜間飛行，擔任海上偵巡、轟炸任務。每日除白天外，夜間分為三批：Z1在黃昏時起飛，約十點鐘左右回來；Z2在十點鐘起飛，約三點鐘左右回來；Z3則是半夜起飛，拂曉前回到基地。此

外，偵巡航線也分為東、西兩線，飛行範圍最北到大陳島附近，最南則到廣東汕頭周遭。

每一次的偵巡任務中，我們主要就是針對資匪的油輪及敵軍動態實施搜索偵查；而就在民國四十三（一九五四）年五月十三日，美方接獲情資波蘭籍貨輪哥特瓦爾德號滿載自行車駛往中國大陸，我們則奉命執行搜索、監視的任務，任務提示時即表示該艘油輪會到達我們的搜索範圍，並告知該油輪的各項特徵，以利我們執行搜索；當天我們在起飛後以「海耕」的方式不斷來回的在目標區執行搜索，並順利發現該油輪，照相後依規定

將情資回報JOC（聯合戰管中心）。之後，我國海軍在獲得我空軍的情資後順利將其攔截並押送至高雄港。

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同（一九五四年）年六月二十三日，我們八大隊亦接獲命令，奉令前往搜索資匪蘇聯籍油輪陶普斯號，並順利取得該艘油輪相關情資，協助海軍驅逐艦進行攔捕，該艦被扣押於高雄，所載的油料全數充



▲▼為確保飛行安全，修護人員盡心為PB4Y修檢。



但在我調任三十四中隊後，某次飛B-26-8888送衣復恩將軍從新竹回到臺北松山的任務中，時任基地指揮官的胡振祥上校親自到停機坪接機，我看到指揮官想起他是當年的八大隊大隊長，除主動問好外，也向其詢問，當年獵狐行動中為何選到我；指揮官表示，他其實也不知道要選誰，但是他只想到每天一早起來巡場時，總會看到我定時定點在念書，他知道我是一個穩定、好學、有恆心的人，所以就挑了我。沒想到，自己從小養成的閱讀好習慣，竟改變了我的一生。

執行獵狐行動的成員為任務編組，原始組來自三個中隊，分別為三十三隊少校分隊長呂德琪、三十五隊中尉飛行官朱震、上尉機械官徐振源、上尉領航官柳肇純、中尉領航官李滌塵、上尉通信官傅定昌、三十四中隊中尉電子官羅璞及中尉電子官李崇善、三十五中隊射擊士官長徐雅林、張書秘、冷永清、祝文光與鮑康寧等十三員，並於民國四十四年四月由美軍派遣訓練小組開始地面分科訓練。

四十四年六月十八日，原始組開始執行實施戰鬥組合飛行訓練。初期，我們於本島實施我國的雷達站的搜索，執行基本的電子偵蒐訓練；之後，則進一步實施沿海訓練，主要針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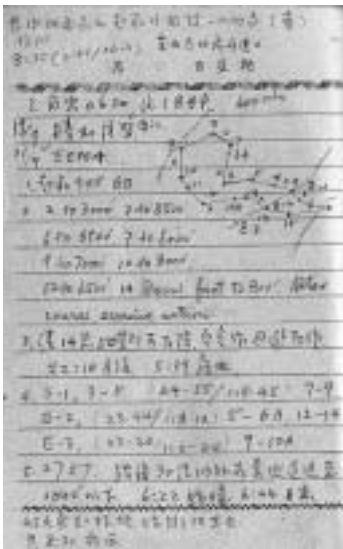
金門、馬祖附近的雷達反映執行偵蒐，直到八月十二日，美方認為我們在各方面都具備執行任務的資格後，才開始真正的獵狐行動。

民國四十四年八月十七日，原始組執行第一次的任務，當時上級長官特別重視，由空軍總部作戰署長羅英德將軍親蒞視導，並由聯隊長姜獻祥將軍下達作戰命令。那次任務，我們以MSA (Minimum Safe Altitude 最低的安全高度) 進入再慢慢爬升，可能是因保密得宜，中國大陸方面完全未能透過情資掌握此次任務，所以在完全無敵情的狀況下，執行了一趟八小時零五分的長途飛行，並安返新竹基地；當然，落地後任務中所蒐集的情資就即由美方取走。

但之後的任務可就沒這麼簡單了，大陸方面不知何時已針對我們的任務佈下眼線；四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第二次任務中，我們在颶風天冒雨出發，第一次起飛因為APN-9天線的問題，故返場實施檢修，並於是日晚間十一點半再次起飛，當時依然是大雨不斷，一路都還順利，直到行經上饒，發現城內燈火管制，接著就有高砲射擊，頗接

近我機，但仍順利脫離，並於次晨六時安返新竹。

直到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第四次任務，我們因考量該次航程較長（最北一邊在湖南長沙北方），深怕油量不足，故縮短了飛行距離，但卻也小心誤闖了尚未燈火管制的衡陽城。當時衡陽位於我的左側，而呂教官讓我飛左座，所以我可以清楚看到衡陽機場有敵機編隊起飛，於是我立刻向呂教官報告，並令全機人員提高警覺，後艙機槍手搜索警戒（當時PB4Y-2S仍保有機關槍），雖然是如此，我自己心裡明瞭，我們執行的是秘密任務，除非必要否則絕對是不能開槍的。升空的敵機，開了航行燈遠距離跟蹤了幾十分鐘後，因山區有雲而離開，而我們也於次日六時一刻安返基地，此次任務共飛了八小時三十分鐘。之後，總統蔣公亦特別召見我們，表示我們處理得宜，未開槍引



朱震的飛行日記中，清楚記載第4次ECM任務的執行情形。(44.9.2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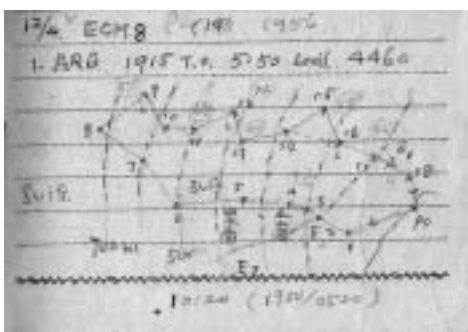
回想起來，當時可能是因為敵情不是這麼緊張，也或許是經驗皆不夠，機組人員並沒有提前告知我們飛行員，有敵機起飛的狀況，不過總算是化險為夷，安返基地。

十月十六日，獵狐行動因任務需要由三個中隊各派一組輪流執行，我所隸屬的三十五中隊由李啓分隊長任機長，我則負責協助他指揮，而組員也略有變動。



國民英雄獲榮與司令總銘叔王
英雄難克軍空四十四年
國軍政士的同仁合影。

起國際事件；而我也因此榮獲當年的國軍克難英雄殊榮。



飛行日記中記載最後一次（第14次）ECM任務，也是朱震所執行的第八次，為獵狐行動畫下圓滿的句號。



獵狐行動圓滿結束後，機組員承蒙總統蔣公召見勗勉，後排由左至右依序為徐雅林、周文淵、李啓、張書秘、總司令王叔銘、祝文光、羅樸、康寧、李崇善與冷永清，前排由左至依序為徐振源、朱震、總統蔣公、李滌塵與戴邦仁。

這一趟任務中，我們由台山列島北邊進入，就在接近岸邊時，地面突然砲火一片，我機立刻以一百八十度小轉彎脫離，另擇二十哩外之缺口進入大陸，順利完成該次任務。

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，為「獵狐行動」的第十四次，也是最後一次的任務，該次任務提示時由新任的麥谷登組長、聯絡官朱超與美方代表 Commander White 主持。當天傍晚，我機於七時起飛，並由金門北方登陸，不久即遭遇高砲射擊，惟尚不構成威脅，隨後於接近桂林前轉向西北，再右轉飛向常德，開始發現敵機攔截，全體機組員立刻提高警戒。

當時天氣晴朗，敵機緊隨不放，並曾兩度開槍攻擊，我機立即作迴避動作，順利躲過本

次攻擊，而通訊員也同時向基地報告我機狀況。待東飛至長沙附近時，再度遭遇另一批敵機兩架，攔截攻擊多次，我機為求加速脫離，奉准轉向山區利用雲層迴避；但回航途中又遭多次高砲射擊，最後從緊急出口馬祖北方脫離。本次任務共飛行十小時二十分鐘。

從四十四年八月十七至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，一共十四次的任務中，我則飛了八次。而其中，第四次呂德琪組、第六次葉霖組及第十四次李啓組，均蒙總統蔣公召見嘉勉，我亦有幸參加兩次，並與總統合照，深感身為軍人能為國家、人民付出，實在是比任何事都值得了。

彩

頁

彩

頁